

採
硫
日
記



採
疏
日
記

郁永河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採疏日記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粵雅堂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跋

右採疏日記三卷。國朝仁和郁永河撰。按是書見吳中吳翊鳳伊仲祕籍叢函鈔本。不著撰人名氏。而書中所載詩如文身舊俗是雕青一首。胸背爛斑直到腰一首。莽葛原來是小舠一首。覆額齊眉繞亂莎一首。六十七字居魯滿洲人官吏科給事中番社采風圖考錄之。稱仁和郁永河作。又書中有不若吾鄉激澗空濛處。簫鼓畫船。雨奇晴好。足繫人思之語。殆西湖風景。益知其爲仁和人矣。則定是書爲永河所撰。似無疑義云。永河字履未詳。俟考。書爲採疏于役所紀。而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情。紀之特詳。於末卷尤暢言焉。固明言俾留意當世者知之矣。實足與魯亮儕臺灣始末偶紀。藍鹿洲平臺紀略。沈子大治臺灣私議。趙雲松平定臺灣述略。謝退谷蛤仔難紀略。同爲有用之書。所言殆如疊矩重規矣。又言欲化番人。必如唐韋皋。宋張詠之治蜀。久任數十年。不責旦暮之效。噫。豈獨爲臺灣一郡言哉。莽葛船名。蛤仔難紀略。番社采風圖考。並作艋舺。音本同。而字各異耳。咸豐癸丑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跋。

採硫日記卷上

仁和郁永河撰

我朝聲施遠被，僞鄭歸誠，臺灣遠在東海外，自洪荒迄今，未聞與中國通一譯之貢者，迺遠郡縣其地，設官分職，輸賦貢金，棕帆往來，絡繹海上，增八閩而九，甚盛事矣。余性耽遠遊，不避阻險，常謂臺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槩，以爲未慊。會丙子冬，榕城樂庫災燬，硝磺火藥五十餘萬，無纖遺，有旨責償典守者，而臺灣之雞籠、淡水、實產石硫磺，將往採之。余欣然應曰：「吾事濟矣。」丁丑春王，遂戎裝行。同人言子聖平、右陶、裴子紹衣、胡子慎履、何子襄臣、陳子子蔚、衣弟趙履尊、表姪周在魯，字脫三鄭重有僕役徐文，余與龍德喜請從。郊送者，曹子呂陽、同行者，王君云森也。

二十四日午刻，出南門至大橋，會雨，留宿呂陽邸舍。

二十五日天稍霽，行三十里，渡烏龍江，宿霧初收，江光如練，望海口羅星塔影，如一針倒懸水中。因賦絕句，浩蕩江波，日夜流遙，看五虎瞰山頭。烏龍渡在五虎山下，巖五石，皆如虎形。海門一望三千里，只有羅星一塔浮。晚至坊

口，晤石君某、董君贊侯。董君爲諸羅令，長子石滿，董君渭陽，遂訂偕行。

二十六日度相思嶺，憶余自入閩，已六過此嶺。年來齒髮益衰，憮然興廢，賦詩曰：閩中七載作勞人，六染

相思嶺上塵。獨有蒼蒼雙鬢色。經過一度一回新。晚宿漁溪。

二十七日曉行。肩輿在晨光薄靄中。村民攜犂牽犢。往來壠上。余買山無日。不勝慨然。賦詩曰。山色曉逾潔。溪聲靜自流。人言隔壠阪。犬吠出村陬。細雨沾衣溼。輕寒動客愁。白雲真可羨。舒卷在峯頭。午刻至浦尾。輿夫以肩輿置小舟中。余雖乘舟。實坐輿上。舟人持竹篙挽舟。在岸上行。舟去甚疾。岸上撐船。舟中乘橋。亦一時奇事也。岸旁多老榕。根株盤結。離奇萬態。有十餘樹排聯半里。而仍屬一株者。余嘗維舟其下。至今念之。愛其榮茂如昔。爲賦詩曰。榕陰垂一畝。斤斧慨無施。臃腫多駢幹。纏蟠盡附枝。風霜經飽歷。歲月自榮滋。相見長如此。曾無凋落時。再過涵頭。煙火萬家。亦一大村落。憶余辛未過此。噉荔甚佳。流連信宿而去。今又六年矣。至晚宿興化郡。

二十八日行莆陽道中。早麥已秀。風過成麥浪。蓋四月時令也。嶺南春旱。於此可見。賦詩曰。曉起籃輿逐隊行。今朝真喜得春晴。翻畦蚤麥初成穗。遶徑寒流自有聲。隴阪雲移青嶂合。郊原風蹴綠波平。年來已識躬耕樂。何事勞勞又遠征。

二十九日渡洛陽橋至泉州。值陸師提督吳公英以詰朝蒞任。五營兵將兜鑿饗。臨郊列伍以迎。而子衿亦傾城爭出。趨踏恐後。因賦所見。百里金戈繞路斜。紛紛鐵騎亂如麻。無端佔畢爭晤者。也曳藍袍候使車。晚宿郡城。

二月初日宿沙溪。

初二日行四十里至劉五店。即五通渡也。渡實支海。廣十餘里。登舟颺風驟至。巨浪如山。帆掠水三尺。傾斜欲覆。浪入舟中。衣冠盡溼。抵岸即廈門地。顧視日影已墮崦嵫。復行三十里。抵水仙宮。漏下已二十刻。旅舍隘甚。無容足地。姑就和鳳宮神廟坐以待曉。明日假水師裨將公署館焉。晤蕭山來子衛爲余覓舟。爲渡海計。值大風不輟。聞萬石虎溪二巖爲廈門山水之勝。拉石君、董君、王君往遊。至萬石巖。巨石林立。欹斜今杳。若連櫓複室。而迴環曲折。一徑可通。偏仄處。僂僂匍匐。俯首側體。然後渡。有時瀑流淙淙。橫拂肩袂間。其實在澗底石下行也。洞中宏敞。有石几可憑。清泉可濯。奴子陳香核歡飲竟日。抵暮循舊路返。每值陡隘處。令一人當關。以猪枚門勝。勝者得斬關度。童子進酒飲不勝者。至前隘處。易勝者守關。而不勝者守之。凡奪十七關始出洞。而新月一彎已挂林杪矣。相共踏月歸。賦詩曰。何年月黑風狂夜。吹落崦嵫呀覆一。鄧詩。莫求經摩詰畫。箇中難倩米顛攜。雲流石罅疑天近。瀑濺衣裾識洞低。盤礴不知春日永。欲尋歸路幾番迷。

初四日復偕往虎谿巖。登其巔。巨石大可一二畝。高十餘丈。圍圓似鼓。曲磴緣石旁可登。有巨石斜覆鼓上。壁立插潭。位置殊怪。與萬石巖各擅其奇。賦詩曰。絕頂多奇石。巔峴聚一叢。懸崖臨巨壑。疊嶂吼長風。屢折危欄轉。筇支曲磴通。扶桑遙在望。落日晚潮紅。巖畔顏垣小徑。云是僞鄭公子錦舍。聰舍讀書處。惟

有砌蟲唧唧草間銅駝廢井何地蔑有祇爲遊人增慨然萬石虎谿二巖巨石雖多絕無峯巒峭削態小如拳大如屋率皆圓鈍椎魯物卽有層臺而上者望之亦疊卵耳廈門孤懸海中周廣二三百里步步皆山巖石無小大悉作卵形亦山川情性然也余以登涉致勞腰疾復作掖而後行者累日

十六日小瘥風亦暫止舟人促行遂登舟俄而急雨驟至雨過風復橫海船在巨浪中搖曳震蕩凡三晝夜無寧息登舫望港口左爲廈門支山右爲海澄縣古浪嶼山兩山對峙蜿蜒入海盡處有小山矗起中流舟子言是大旦門海船出洋必由此余謂水流峽中兩岸如門謂之疊是大旦門與金門廈門悉應從疊不當從門也若以形勢言大旦門爲廈門門戶金門廈門又漳泉門戶矣

十九日風息波平石君董君皆至方共鼓三日關董君忽委頓伏艙底大嘔舟人伐鼓鳴鉦揚帆起旋約行二十里抵向所見大旦門有十二船皆依山泊宿

二十日無風不能行

二十一日黎明聞鉦鼓聲披衣起視已乘微風出大旦門一望蒼茫淼無涯涘同泊十二船參差並進望舟左數十里外有黃土坡隱隱可見凡自廈門往臺灣水道當自乾趨巽舟師忽轉舵指坎比午至黃土坡下旋使從者問之對曰舟無風不行依此暫泊耳復問此何處曰遼羅是金門支山蓋已去大旦門七八十里矣視同行僅得三船餘皆不復可見頃之有微風復起旋行比暮視黃土坡猶未遠以風力弱不

勝帆也。始悟海洋汎舟固畏風。又畏無風。大海無櫓搖棹撥理。千里萬里。祇藉一帆風耳。億往歲榕城晤梁谿季君蓉洲言。自臺令旋省。至大洋中。風絕絕十有七日。舟不移尺寸。水平如鏡。視澈波底。有礁石可識。斯言誠然。既暮就寢。初更風漸作。寐聽舷間浪激聲甚厲。而艙中董君呻吟聲。若相和不輟。夜半渡紅水溝。

二十二日平旦渡黑水溝。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竄。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時以楮鏝投之。屏息惴惴。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紅水溝不甚險。人頗泄視之。然二溝在大洋中。風濤鼓盪。而與綠水終古不清。理亦難明。渡溝良久。聞鉦鼓作於舷間。舟師來告。望見澎湖矣。余登鷁尾高處憑眺。祇覺天際微雲一抹如線。徘徊四顧。天水欲連。一舟蕩漾。若纖埃在明鏡中。賦詩曰。浩蕩孤帆入杳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翻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回首中原飛野馬。揚舲萬里指晨星。扶搖乍徙非難事。莫訝莊生語不經。頃之視一抹如線者。漸廣漸近矣。午刻至澎湖之媽祖澳。相去僅十許丈。以風不順。帆數輾轉。不得入澳。比入已暮。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三板即腳板也。海舟大。不能近岸。凡欲往來。則乘三板。至欲開行。又拽上大船載之。岸高不越丈。浮沙沒胫。草木不生。有水師裨將統兵二千人。暨一巡檢司守之。澎湖凡六十四島澳。曰南天嶼。草嶼。西嶼。坪貓嶼。布袋澳。八罩山。

東嶼、坪水、坎尾、西吉、花嶼、鋤頭插、馬鞍嶼、東吉、將軍澳、布袋嶼、虎井嶼、船航嶼、岑雞嶼、豬母落水、桶盤嶼、月眉、後鼻、西嶼、頭風、橫尾、雞籠嶼、鐵線灣、紅毛城、四角嶼、雙頭掛、暗澳、案山仔、林投仔、牛心嶼、蛾仔灣、天妃澳、有副將衙門鎖管港、有城銃城、有城巡檢司、小菓葉、潭邊、蠟仔灣、小池角、龍門港、大菓葉、大池角、龜壁港、沙港、底、中墩嶼、竹篙灣、鼎灣嶼、吼門、陽嶼、雁靖嶼、赤嵌仔、小門嶼、陰嶼、土地公嶼、梔鉤嶼、姑婆嶼、雞善嶼、員貝嶼、吉貝嶼、黑嶼、悉斷續不相聯屬。彼此相望，在煙波縹緲間。遠者或不可見，近者亦非舟莫卽。澳有大小居民有衆寡，然皆以海爲田，以魚爲糧。若需米穀，雖升斗必仰給臺郡。以沙磧不堪種植也。居人臨水爲室，潮至輒入室中，卽官署不免頃之。歸舟有苦師鬻魚者，持巨蟹二枚，赤質白文，厥狀甚異。又鯊魚一尾，重可四五斤，猶活甚。余以付庖人，用佐午餐。庖人將剖魚，一鯊從腹中躍出，剖之更得六頭。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鯊魚胎生，申刻出港，泊澳外。舟人駕三板登岸，汲水畢，各謀晚食。余獨坐舷際，時近初更，皎月未上，水波不動，星光滿天，與波底明星相映，上下二天，合成圓器，身處其中，遂覺宇宙皆空，露坐甚久，不忍就寢。偶成一律，東望扶桑，好問津，珠宮璇室，俯爲鄰，波濤靜息，魚龍夜參，斗橫陳海宇，春似向遙天，飄一葉，遠從明鏡度，纖塵閒吟抱膝橋，鳥下薄露冷，然已溼茵，少閒黑雲四布，星光盡掩，憶予友言，君右陶言，海上夜黑不見一物，則擊水以視，一擊而水光飛濺，如明珠十斛傾撒水面，晶光熒熒，良久始滅，亦奇觀矣。夜半微風徐動，舟師理柁欲發，余始就枕。

二十四日晨起視海水自深碧轉爲淡黑。回望澎湖諸島猶隱隱可見。頃之漸沒入烟雲之外。前望臺灣諸山已在隱現間。更進水變爲淡藍。轉而爲白。而臺郡山巒畢呈目前矣。近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不絕。望鹿耳門是兩岸沙角環合處。門廣里許。視之無甚奇險。門內轉大有鎮道海防盤詰出入。舟人下棹候驗。久之風大作。鼓浪如潮。蓋自渡洋以來所未見。念大洋中不知更作何狀。頗爲同行未至諸船危之。旣入鹿耳。又迂迴二三十里至安平城下。復橫渡至赤嵌城。日已晡矣。蓋鹿耳門內浩瀚之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深入。所以稱險。不然旣入鹿耳。斜指東北不過十里已達赤嵌。何必迂迴迺爾。會風惡。仍留宿舟中。二十五日買小舟登岸。近岸水益淺。小舟復不進。易牛車從淺水中牽挽達岸。詣臺邑二尹蔣君所下榻。計自二十一日大旦門出洋以迄臺郡。凡越四晝夜。海洋無道里可稽。惟計以更分晝夜爲十更。向謂廈門至臺灣水程十一更半。自大旦七更至澎湖。自澎湖四更半至鹿耳門。風順則然。否則十日行一更。未易期也。嘗聞海舶已抵鹿耳門。爲東風所逆不得入。而門外鐵板沙。又不可泊。勢必仍返澎湖。若遇月黑。莫辨澎湖島澳。又不得不重回廈門以待天明者。往往有之矣。海上不得順風。尺寸爲艱。余念同行十二舶未至。蔣君職司出入有籍可稽。日索閱之。同至者僅得半。餘或遲三五日至七八日。最後一舟逾十日始至。友人僕在焉。訊其故曰。風也。余曰。同日同行。又同水道。何汝一舟獨異。曰。海風無定。亦非一例。常有

兩舟並行。一變而此順彼逆。禍福攸分。此中有鬼神司之。追計遲速乎。余以舟中累日震蕩。頭落潏然。雖
凭几倚榻。猶覺在波濤中。越二日始謁客。晤太守靳公。司馬齊公。參軍尹君。諸羅令董君。鳳山令朱君。又
因齊司馬晤友人呂子鴻圖。握手甚慰。渠既不意余之忽爲海外遊。以爲天降。余於異域。得見故人尤快。
相過無虛日。取臺灣郡志。究其形勢。與呂子共相參考。蓋在八閩東南。隔海水千餘里。前代未嘗與中國
通。中國人曾不知有此地。卽與圖一統志諸書。附載外夷甚悉。亦無臺灣之名。惟明會典太監王三保赴
西洋水程。有赤嵌淡水一語。又不詳赤嵌何地。獨澎湖於明時屬泉州郡同安縣。漳泉人多聚漁於此。歲征
漁課若干。嘉隆間琉球據之。明人小視其地。棄而不問。若臺灣之曾屬琉球與否。俱無可考。臺之民土著
者爲土番。言語不與中國通。況無文字。無由記說前代事。迨萬歷間。復爲荷蘭人所有。荷蘭人。卽
今紅毛。建臺
灣赤嵌二城。臺城。今呼安平城。
赤嵌城。今呼紅毛樓。考其歲爲天啓元年。二城彷彿西洋人所畫屋室圖。周廣不過十畝。意
在駕火礮防守水口而已。非有埤堦閘閘如中國城郭。以居人民者也。本朝定鼎。四方賓服。獨鄭成功阻
守金廈門。屢煩征討。值鄭氏京口敗歸。欲擇地爲休養計。始謀攻取臺灣。聯檣並進。紅毛嚴守大港。大港
在鹿耳門之南。今已久淤。不通舟楫。以鹿耳沙淺港曲。故弛其守。欲誘致之。成功戰艦不得入大港。視鹿耳不守。遂命進師。
紅毛方幸必敗。適海水驟漲三丈餘。鄭舟無復膠沙之患。急攻二城。紅毛大恐。與戰又不利。請悉收其醜
類去。時順治十八年缺一月也。於是成功更臺灣名承天府。設天興萬年二州。又以廈門爲思明州。而自

就臺灣城居焉。鄭氏所謂臺灣城。即今安平城也。與今郡治隔一海港。東西相望。約十里許。雖與賊身連。實則臺灣外沙。前此紅毛與鄭氏皆居此者。誠以海口爲重。而緩急于舟爲便耳。成功沒於康熙元年。子經繼立。經。即經統縉子。無遠略。其下諸將多來歸者。朝廷悉以一官畀之。由是歸誠者日益衆。康熙二十年鄭經亡。子克塽繼。年甫十四。幼不諳國事。而總督姚公啓聖銳意圖勦。多設反閒。聞其用事諸人。人心離叛。無固志。遂與提督施公斌先後進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戰於澎湖。二十二日再戰。王師克捷。已入天妃澳。臺灣門戶已失。鄭衆危懼。欲遷避呂宋不果。蓋其下皆謂克塽孺子不足謀國事。而歸誠反正。猶冀得爵賞。遂定計降。有旨原其罪。十月克塽率其族屬朝京師。授漢軍公寧靖王。朱術桂先依鄭成功。歷三世。近四十年。聞克塽降。爲詩曰。流離來海外。止贖幾莖髮。如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與其二嬪同自經以殉。魯王世子輩。安插河南。臺灣遂平。夫成功年甫弱冠。招集新附。草創廈門。復奪臺灣。繼以童孺守國。三世相承。卒能保有其地。以歸順朝廷。成功之才。信有過人者。況乎夜郎自大。生殺獨操。而仍奉永歷之紀元。恪守將軍之位號。奉寧靖王魯王世子禮不衰。以視吳耿背恩僭號。相去不有閒耶。臺灣既入版圖。改僞承天府爲臺灣府。僞天興州爲諸羅縣。分僞萬年州爲臺灣鳳山二縣。縣各一令一尉。臺灣縣附郭首邑。增置一丞。更設臺廈道轄焉。海外初開。規模草創。城郭未築。官署悉無垣牆。惟編竹爲籬。蔽內外而已。臺灣縣即府治。東西廣五十里。南北袤四十里。鎮道府廳暨諸鳳兩縣衙署。學宮市廛。及內

地寄籍民居多隸焉。而澎湖諸島澳亦在所轄。鳳山縣居其南。自臺灣縣分界。而南至沙馬磯大海。袤四百九十五里。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攝土番十一社。曰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答樓以上平地八社。輸賦應徭。曰茄洛堂、浪嶠、卑馬南三社在山中。惟輸賦不應徭。另有傀儡山番并山中野番。皆無社名。諸羅居其北。攝番社、新港、加溜灣、音葛刺灣歐王、音蕭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難、音葛難等三十六社。雖非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自臺灣分界。而北至西北隅。轉至東北隅。大雞籠社大海。袤二千三百十五里。三縣所隸。不過山外沿海平地。其深山野番。不與外通。外人不能入。無由知其所暨。總論臺郡平地形勢。東阻高山。西臨大海。自海至山。廣四五十里。自鳳山縣沙馬磯至諸羅縣北雞籠山。袤二千八百四十五里。此其大略也。雖沿海沙岸。實平壤沃土。但土性輕浮。風起揚塵蔽天。雨過流爲深坑。然宜種植。凡樹藝。凡芄鬱茂。稻米有粒大如豆者。露重如雨。旱歲遇夜轉潤。又近海無滌患。秋成納稼。倍內地。更產糖、蔗、雜糧。有種必獲。故內地窮黎。極至輻輳。樂出於其市。惜蕪地尙多。求闢土千一耳。五穀具備。尤多植芝蔴。果實有番樣。土音讀作蒜音無此字或云當作薑黃梨、香果、波羅蜜。皆內地所無。過海卽敗。苦不得入內地。荔枝酸澁。龍眼似佳。然皆絕少。市中不多見。楊梅如豆。桃李澁口不足珍。番石榴不種。自生臭不可耐。而味又甚惡。蕉子冷沁心脾。膩齒不快。又產於冬月。尤見違時。惟香果差勝檳榔。形似羊棗。力薄殊遜滇粵。椰子結實如毬。破之可爲器。有椰酒盈碗。肉附殼而生。用與檳榔共嚼。余愛二樹獨幹無枝。

亭亭自立。葉如鳳羽。假蓋婆娑。隱前植之。差亦不惡。瓜蔬悉同內地。西瓜盛於冬月。臺人元旦多啖之。皮薄瓢紅。可與常州並驅。但遼泉之傳霖耳。郡治無樹。惟綠竹最多。一望猗猗。不減渭濱淇澳之盛。惜止一種。輒數十竿爲一叢。生笋不出叢外。每於叢中排比而出。枝大於竿。又節節生刺。人入竹中。往往牽髮毀肌。莫不委頓。世有嵇阮。難共入林。花之木本者。曰番花。葉似枇杷。枝必三叉。臃腫而脆。開花五瓣。色曰近心漸黃。香如梔子。宜於風過暫得之。近則惡矣。自四月至十月。開不絕。冬寒並葉俱盡。草花有番茉莉。一花千瓣。望之似菊。旣放可得三日觀。不似內地茉莉。暮開晨落。然香亦少遜焉。街市以一析三中通車行。榜列市肆。髻髯京師大街。但隘陋耳。婦人弓足絕少。閒有纏三尺布者。便稱麗都。故凡陌上相逢。於裝下不足流盼也。市中用財。獨尙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圓長不一式。上印番花。實則九三色。臺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幣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所習見耳。地不產馬。內地馬又艱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十匹。文武各官。乘肩輿騎黃犢。市中挽運百物。及民間男婦遠適者。皆用犢車。故比戶多畜牛。又多蔗梢。牛嗜食之。不費芻菽。曩鄭氏之治臺。立法尙嚴。犯姦與盜。死不赦。有盜伐民間一竹者。立斬之。民承峻法後。猶有道不拾遺之風。市肆百貨路積。委之門外。無敢竊者。天氣四時皆夏。恆苦鬱蒸。遇雨成秋。比歲漸寒。冬月有裘衣者。至霜霰則無有也。海上颶風時作。然歲有常期。或逾期。或不及期。所爽不過三日。別有風期可考。颶之尤甚者曰飢。飢無定期。必與大雨同至。至必拔木壞垣。飄瓦裂石。久而愈勁。舟雖泊

澳。常至齎粉。海上人甚畏之。惟得雷聲即止。占颶風者。每視風向反常爲戒。如夏月應南而反北。秋冬與春應北而反南。三月二十三日馬颶暴後。便應南風。白露後。旋必成颶。幸其至也。漸人得早避之。又曰。風四面皆至曰颶。不知颶雖暴。無四方齊至理。譬如北風颶。必轉而東。東而南。南又轉西。或一二日。或三五七日。不四面傳徧不止。是四面遞至。非四面並至也。颶驟而禍輕。颶緩而禍久且烈。又春風畏始。冬風慮終。又六月聞雷則風止。七月聞雷則風至。又非常之風。常在七月。而海中鱗介諸物。游翔水面。亦風兆也。此臺郡之大略也。爲賦竹枝詞。以紀其槩。

鐵板沙連到七鯤。鯤身激浪海天昏。任教巨舶難輕犯。天險生成鹿耳門。

安平城旁。自一鯤身至七鯤身。皆沙岡也。鐵板沙性重。得水則堅如石。舟泊沙上。風浪掀擲。舟底立碎矣。牛車千百。日行水中。曾無軌跡。其堅可知。

雪浪排空小艇橫。紅毛城勢獨崢嶸。渡頭更上牛車坐。日暮還過赤嵌城。

紅毛城即今安平城。渡船往來絡繹。皆在安平赤嵌二城之間。而沙堅水淺。雖小艇不能達岸。必藉牛車挽之。赤嵌城在郡治海岸。與安平城對峙。

編竹爲垣取次增。衙齋清暇冷如冰。風聲撼醒三更夢。帳底斜穿遠浦燈。

官署皆無垣牆。惟插竹爲籬。比歲增易。○無墻垣爲蔽。遠浦燈光直入寢室。